



断掉的玩具枪

■林梅蓉

周六，儿子和女儿在客厅玩玩具枪，儿子总喜欢有意无意地逗他妹妹，枪口往她身上瞄准，虽然这枪空有魁梧的身姿，慑人的鸣响，射出的气流软绵绵，本身没什么破坏力，纯属娱乐的花架子，但是你对着人就不对了，无端给人添了压迫感和恐惧感，实在是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

妹妹抗议，他依旧我行我素；爷爷奶奶一旁提醒的声量越来越高，也收效甚微。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僵，连我这个置身事外的人也被搅得心烦意乱，“你是妈妈，你不做点什么？”心底萌生的念头像无形的道德绳索勒着我，紧着头皮不放手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！”我的怒吼掷出去，却像丢进了虚空里，没有半点回响。

外面的纷争还在继续。四面八方涌来的焦躁和怒意裹挟着我。我趿着拖鞋快步走了出去，迎上他满不在乎的笑，心底的怒火瞬间被点燃。我一把抓过枪就往他身上招呼，明知动手不理智，可那一刻哪顾得上什么分寸。孩子边躲边委屈地叫妈妈，“你为什么打我？不说

妹妹！”“是她要跟我玩的！”“我根本没有真的弄疼她……”他红着眼眶，声音里满是控诉。

“咔”一声脆响，塑料枪应声折断，“你为什么要弄断我的枪？”孩子陡然升高的质问，猛地扯断了我紧绷的情绪，愤怒戛然而止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把一件小事演变成这样？那把无辜的玩具枪有什么错！

错的分明是我。是被琐碎事务磨钝了耐心，是被工作压力压垮了情绪，才会把无名火，撒在了最不该撒的人身上。

儿子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我内心无措，但还是强撑着虚张声势：“不要故意去欺负妹妹！”说出去的话如回旋镖，来不及拐弯，就打回自己身上，我不也仗着大人的身份在欺负他吗？明明还有那么多方法可以处理，怎么偏偏选择了最糟糕的。

他红着眼圈，拿起电话手表，带着哭腔甩下一句：“我不跟你说，我要去朋友家。”转身就跑。留着我杵在那，懊悔不已。

断成两截的枪孤零零地窝在墙边，不行，做点什么吧！我取来胶枪，一点一点细细地粘上，试图一点一点补救这岌岌可危的母子关系。

外面的天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暗了，热闹的小区中庭也静悄悄的，去哪了？打电话过去，电流音夹杂着窸窸窣窣的说话声，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又打一个，不接了。点开聊天记录，才发现他几分钟前给我发了一条语音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是怎么跟我加好友的！我还删不掉你。”后面接着一串表情包，翻白眼的表情包。他用孩子气的别扭方式，在表达着强烈的不满，也在笨拙地试图跟我沟通，而我偏偏到此刻才后知后觉地读懂。

“儿子，你在哪里？对不起，妈妈不该冲动。我把你的枪补好了。回家吃饭吧。”接通的电话那头传来他闷闷的应声。那晚母子的独处时间，“妈妈，枪真的修好了吗？”“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你打我，很疼的。”“妈妈，你都不问清楚，好好跟我说就可以了。”“妈妈，这个面包给你吃。”……他还是老样子，转眼就把刚才的委屈抛到九霄云外，又变成那个幼稚大大咧咧的孩子，我抬手拍拍他的肩，揉了揉他毛毛的头发，心里想，往后一定要把情绪收好，别让失控的怒火，伤了最亲的人。

老婆买衣暖我心

■杨茂贵

周末，老婆载着我去商场。立冬那天她就要带我去买冬衣，我推托没空，心里想着泉州这里的冬天不长，衣柜里的旧衣服还能凑合着穿过这个冬天，何必再花那个冤枉钱呢。直到她拿起我那件领口有点起毛的黑大衣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在家穿穿倒也罢了，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，总得穿得体面些。”

店里暖气很足，老婆穿梭在衣架间，手里一件件翻着衣服，嘴里念叨：“衣服贵是贵了点，但质量倒真是没话说，穿得舒适得体，也算物有所值了。”我原本想着挑两件换洗衣物就够了，她却抱来一大堆衣服：三件羽绒服，说天冷上课穿着暖和；三件保暖上衣，每件一百九十九元，我嫌贵，她说这衣服里外都能穿，脱了外套穿在外面也体面，夜里起来上卫生间也不会着凉；三条没拉链的休闲裤，二百九十九元一条，我忽然想起上次随口跟她提过，有次上课匆忙间忘了拉裤子拉链，闹出的笑话。她当时笑着说以后就买没拉链的裤子，没想到她真记在了心里。不过她笑着说：“这种裤子穿着舒服，你上课可以穿，打球也可以穿，比穿牛仔裤方便多了，现在也流行这种款式。”最后，她还不忘给我选了一套柔软的睡衣。结账时看到三千五百多元的账单，想到她一年买的衣服加起来的钱还不如我的一半，我心疼得直咧嘴，她却不以为意：“你是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，穿得体面，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。”

新衣服穿在身上，果然就是不一样。面料柔软贴身，既保暖又不臃肿，站在镜子前，竟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了几分，年轻了不少。人靠衣裳马靠鞍嘛！

下了车，我提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往家走，寒风一吹，身上却暖烘烘的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我忽然想起，这么多年，我忙着备课、批改作业，忙着和学生们打交道，从来没有心思顾及自己的穿着。我身上穿的、嘴里吃的喝的以及家里的琐事，都是老婆操劳，她总说：“你安心教你的书，把身体照顾好，家里的事有我呢。”

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像穿衣服，不必追求光鲜亮丽的牌子，却少不了这份温暖的关怀。一件合身的衣服，能够让身体保暖；一颗惦记你的心，能够让你心里温暖。有这样关心我的老婆，这样安稳的日子，我也知足了。而这份温暖，也会悄悄化作力量，让我更从容地站在三尺讲台，把这份朴素的爱传递给我的学生们。

冬夜，与一方印石相遇

■李琳

去夜校上篆刻课的那天，冷风吹在脸上，却依然挡不住我的热情。带着准备好的工具，信心满满地走进教室。原以为执刀刻石不过寻常，待刀接触到印面那一刻，竟是手不会发力，刀不听使唤，才知方寸之间，没有想的那么简单。

小时候，经常听母亲讲上夜校的故事，心中对夜校充满了向往。报篆刻班的理由也很简单。工作之余，我喜爱写作，闲暇时用双脚丈量土地，自诩也收集到不少写作素材。但有一次我写一篇关于印章的文章，发表后，别人问我会不会书法、篆刻，我满脸通红，答不出话来。对方没说什么，失望地摇了摇头。我下定决心，从零开始，学这门手艺。

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开课前，按照助教老师的要求，我准备了篆刻工具，包括印床、印泥、练习石和一些必备的工具。添置的青石等都是质地温润的上品；刻刀也挑选了材质相对较好的；印泥更是按照程老师的要求买了品质高的。事实证明，在篆刻的学习过程中，印泥若不得宜，对于篆刻后的钤印，便是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这是后话。这般重资采买，是想要“哄自己”坚持下去，舍不得闲置，只能继续学艺。

同学们大多有篆刻的基础。我作为零基础学员，在课堂上比较“显眼”，助教猫姐、杨哥、瑶瑶姐也给予我不少帮助。在

我交作业时，程老师看着我刻的这方汉印说：“你真的是没有基础。”但老师在严厉之余，对我也是以鼓励为主。我的作业，刻得完全随心所欲，尽管如此，程老师还是认真做了点评，也帮我完善了这枚印章。这是我篆刻的第一方印，充满了成就感。是啊，我不要和别人比进步，而是要跟自己比。

“线条在两头要硬挺一点，中间可以柔一些。”程老师一边修着同学们的印石，一边讲，“篆刻的好处是可以随时修一修，达到一定程度，就可以一刀过去了。”原来，篆刻和书法、绘画一样，不能“有肉没骨头”，意思是线条不能没有力量。

虽然夜校只是入门课程，程老师还是秉持着严谨的治学风格，在教学的时候一丝不苟。“加强对线条的认识，多临印，多练习。本来书法是线条的‘骨骼’，没有书法基础，只能临印，所以‘骨骼’上会差一些。”这是在说我。“用刀避其锋芒。把聪明藏一下，汉印讲究‘朴拙’，不需要太快的刀，要用钝刀。吴昌硕用钝刀甚至用钉子刻印，也能出现苍茫之气。”同桌基础很好，程老

师因材施教。

“圆印修边，不能像腰鼓。”程老师一边修着同学们的印石，一边讲解。我收起手中的刻刀，认真地记着笔记。“取法乎上，得法其中。”班里有同学刻印很棒，程老师勉励他们给自己定更高的标准。讲完知识点，还不忘转头鼓励我几句。

白天，我在办公室埋首案牍。夜色初上，我在夜校握刀，看着手里的刻刀在印石上游走，让刀痕一寸寸落于石上，一刀一刀刻出字的“筋骨”。在这个冬夜，与一方印石相遇，我仿佛穿越千年，和古人对话。课桌的一隅，方寸之间，刀起刀落，把这份坚持，刻进每一道纹路里。白天上班，晚上学艺，刀石之间，偷得浮生，在“冲”“切”之间，感受金石的魅力。

